

05.07



中国革命斗争史料

第二辑

中共伊盟盟委

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印



伊盟革命斗争史料

(第二辑)

中共伊盟盟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印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封面设计： 王文章
责任编辑： 刘占宽 马步萧
王庆富 郝文君

伊盟革命斗争史料

第二辑

（内部刊物）

主编： 伊盟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印刷： 内蒙古托克托县印刷厂

目 录

悼念哈诺墨拉

控诉十八年来国民党内反动派压迫蒙古民族的罪行……

……………云泽（乌兰夫）（ 1 ）

党在伊盟早期的革命斗争（初稿）……………刘占宽（ 10 ）

伊盟事变初探……………李志高 王文光（ 26 ）

解放战争时期党在伊盟工作的总方针……………韩文奇（ 44 ）

西乌审起义前后……………张秉义 何知文（ 53 ）

哈诺墨拉传略……………王庆富（ 75 ）

杭锦旗和平解放的经过……………何知文（ 85 ）

一九三六年的东胜兵变……………马平 王金虎（ 93 ）

退还盐池……………延光先（ 102 ）

史料三则……………马步萧（ 105 ）

一、建立包头县委……………（ 105 ）

二、解决民族问题的重大措施……………（ 108 ）

三、伊盟各阶层的爱国之举……………（ 111 ）

陈长捷杀害奇国贤的经过……………李克仁（ 121 ）

悼念哈诺墨拉

控诉十八年来国民党内 反动派压迫蒙古民族的罪行

云泽 （乌兰夫）

我听到哈诺墨拉(奇金山)团长惨遭国民党内反动派收买少数不明大义分子杀害的消息，心里有说不出的悲愤。他是西乌审的坚决抗日、有民主思想、深得人民爱戴的一位进步将领，他曾无数次严词拒绝反动派拉拢参加反共阵营的活动，力主抗战团结，因此他为反动派所痛恨。国民党反动派对蒙古民族的压迫残杀与对进步人士的阴谋杀害，真是血泪斑斑，罄竹难书，我哭悼哈诺墨拉，同时哭悼受国民党杀害的许多同志，引起我将郁积在心中的许多惨痛事实，陈诸国人。

国民党反动派从其篡夺得政权之日起，到现在十八年，对各少数民族，则是完成了一部征服、压迫、杀害的残酷历史。

摧残革命运动 杀害进步青年

远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我内蒙古人民就掀起了革命运动，组织革命党，提出民族自决自治的口号与改善民生的要求，响应大革命运动。察北和伊盟一带，更组织人民武装——内蒙革命军及训练革命干部的军事政治学校。但二七年后，国民党反动派攫取了革命果实，便采取残酷手段，摧毁蒙古革命运动。它一方面收买少数叛变分

子，在内部暗中破坏瓦解，并谋害领导人员如巴士尔碧（李裕智），另一方面又派军队来包围屠杀，因而引起察北以戎三滴勒盖为首的人民武装自卫运动，及伊盟乌审旗以锡尼喇嘛为首的“独贵龙”（群众组织）运动，但先后均遭受国民党的残酷压迫而失败了。

对于蒙古进步青年，如当时各盟旗在北平蒙藏学校学习的二百二十多个学生，当时曾是促进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主力，但其中的百分之八十都受国民党的逮捕、拘禁与残酷的刑讯，被判徒刑者有好几十人。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间，土默特旗在北平蒙藏学校学习的三十四人，曾受察绥国民党省党部逮捕拷问的有二十四人，内蒙革命领袖多松年就是在一九二九年在察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而惨遭屠杀的。

委任汉官统治 毁读喇嘛召庙

在一九二八年，国民党就在地图和课本上取消内蒙古特别区，而划为绥远、热河和察哈尔行省。国民党委派大批汉官来统治蒙古人民，又到处成立国民党党部。绥察各旗王公都被迫按月向省党部交纳党费，又巧立各种名目，向各旗勒索巨款。如在一九二九年九月间，乌盟茂明安旗王公到五台山磕头，途经归化城，被国民党市党部无故拘留了二十多天，以后交了二千五百元现洋才得释放。

一九二八年，察绥各国民党省党部都强占大召庙为办公署，绥省党部更将有名的喇嘛庙什力克图霸占为工作人员的住所，许多国民党党棍任意破坏和拆毁庙内的建筑物，将空房（喇嘛时才住人的地方）改成马厩和厕所。在他们的垃圾堆上，常常发现小型的佛像和破碎的经文。因此在一九二九至三〇年间，在西蒙国民党直接统治区域内，如什力图召、巧尔都召、锡拉毛利召、喇嘛洞等的活佛、大喇嘛、呼毕力格等都争先逃走，以避免污辱和灾难。

加重经济剥削 掠夺矿产税收

原来察绥的部分农业区域，蒙汉人民混居，蒙人有蒙社，汉人有汉社。但由于国民党建省后，提出“蒙汉不分社”的办法，逼得蒙人还要向国民党的政府多交纳一层捐税，这种双重剥削，蒙人称之为“一羊剥双皮”，使无数蒙民破产逃亡。如土默特旗扣扣坂申村，共有居民一百二十多户，在一九二五年有蒙人十五户，到一九三〇年冬，该村只有蒙人两户。

在牧畜区，国民党则进行移民和开垦政策。如郡王旗，在一九二五年时，全旗土地只开垦了十分之一，国民党统治后到一九三六年间，就开垦了十分之六、七，至一九三九，除王府附近二、三十里以内之土地外，几全被开垦，且有大部分已划归东胜县管辖。蒙民因牧场缩小，逃难至别旗居住者有之，沦于赤贫而为乞为盗者亦有之，因饥饿致死者亦有之，人口之减少约为十之六、七。

对蒙古的各种收入，则又一律进行掠夺，如乌盟白林旗的大黄产，每年收入为三十多万元，被国民党“没收”，土默特旗的矿产权和官粮地税收等，每年平均收入约一百五十万元，乌盟三公旗的矿产权、粮租每年收入约一百万元，都遭国民党强占。

对敌屈辱 对内屠杀

“九·一八”事变，招致了中国人民的最大灾难。我蒙古人民总企望国民党在中华各民族危机之前，改变其压迫少数民族的政策。孰知不然，反而更加重其对蒙古民族的压迫。原来在事变前，日寇对于蒙古地区早就暗中进行分裂的活动。在一九二四年，日寇就不断地吸收内蒙学生赴日留学，以官费待遇。蒙奸金昌、吴冠卿，后起之韩凤麟、吴古廷等，都是特训班的学生。在一九二七

年，日寇更策动蒙人郭道甫在呼伦贝尔举行暴动，由于国民党当局实行不抵抗政策，东北沦陷，日寇的侵略势力深入内蒙各地，及在“睦邻政策”之下着着退让，何应钦负责北平军分委会时期，对日寇卑躬屈节，因此给蒙奸金永昌等以在各盟旗公开活动的机会。在一九三三年暑期，日寇派人到北平蒙藏学校招收学生到锡盟（雪尼特）住乌滂学生队，国民党把学生公开的送去三十多人。同年日寇派人在西蒙招收学生，国民党还对招生专员妥加保护。日寇在加卜寺、百灵庙和绥远城内组织的公开特务机关，都是在国民党派人妥加保护下进行的。

相反，对蒙人爆发起来的抗日救亡运动，国民党不但不帮助，反而加以限制和压迫。如在一九三三年时，察哈尔蒙人富林额组织起蒙古抗日联军，与敌人周旋四、五月，但因枪械不足，国民党也拒绝予以援助和接济，因此，这支抗日武装遂无法存在而溃散。

又在一九三六年一月，日寇在百灵庙横行，肆无忌惮。当时庙内蒙古青年目睹日寇暴行，激于民族义愤，就在云继先、朱实夫的领导下，在二十六日率领庙内蒙古部队二千余人反正抗日，与敌激战一夜。当反正部队退至距百灵庙只几十里之某村，尚未脱出日寇追击的范围时，绥省国民党当局就派了三团大兵，并配备五辆装甲汽车赶至，将反正部队完全包围，强迫缴械。士兵不满，致酿成部队哗变，枪杀云继先，结果大部部队溃散，一部分又投奔德王。

怀柔政策

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一部分对国民党政府绝望的王公在日寇及蒙奸引诱下的投敌，一部分提出高度的自治要求（一九三三年）。国民党为当时的形势所迫，乃又在打、压之外，再加以欺骗的怀柔政策，允许蒙人成立有名无实的自治政务委员会，如（一）察绥省政府都增设一名王公列席委员职位；（二）给各盟旗王公大量的发委任

状，但都是空头官衔，如保安司令、防共司令之类。据当时计算，每个王公的空头官衔有八个以上。乌盟四子王旗潘王就有十二种之多。但实际上经费不增加，兵额反而受到国民党的缩编或解散；（三）由党、政要员与各盟旗王公磕头拜把，私人拉拢，国民党中央更拨给“王公联络费”，绥省党部每月为三万元。此外，更拉拢蒙古青年，在一九三一年，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增设了蒙藏班，中央军校也大量的吸收蒙籍青年。据蒙藏委员会驻伊盟分会一九三八年的调查，从一九三一年至三七年受受过国民党训练的青年有三百多人，但当“七·七”事变发生，这些人中间的百分之七十投到伪蒙政权中去，有百分之二十几参加了抗日工作，极力反对国民党的压迫少数民族政策，真正被国民党牢笼者寥寥无几，这可说明国民党的信用在蒙古人民中的破产。

消极抗战

“七·七”事变，国民党军队不战自退，丧失了大部分中国土地，我察绥各盟旗亦相继沦陷。日寇曾乘势直下，企图吞并内蒙各旗，嗣因八路军挺进深入伊盟抗击敌人，于是敌势始弭，国民党窥见敌人凶势已止，才趁机复来。综计内蒙各旗在敌人之占领下者有：东北之哲里木盟和呼伦贝尔部，昭乌达盟、卓索图盟，察哈尔之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部，绥远的乌兰察布盟及土默特特别旗。现存者仅绥远伊克昭盟，宁夏的阿拉善旗及额济纳旗及青海新疆之各旗等。内蒙古最肥沃的地区，蒙古民族人口将近一百万，已在国民党失败主义的政府及统帅部下断送，诚令人痛心。

内蒙热察绥各盟旗沦陷，只存伊盟一隅。在三八年冬，敌人派蒙奸森盖带领三百多人渡黄河进占伊盟北部之柴磴召设置据点，当时驻伊盟国民党军队有一万五千余人，毫不加以抵抗，任其横行，相互和平共处了二年半，蒙汉人民莫不揣测其中必有奥妙。

变本加厉，残杀抗日将士

国民党对于抗日的蒙古将士，却持格杀不赦政策。如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国民党特务在宁夏用毒药谋害土默特旗新三师一团长朱实夫，一九四二年九月，陕坝国民党特务暗杀察哈尔正黄旗新三师一团长纪松龄，重庆国民党特务毒害达拉特代理扎萨克保安司令马子禧。接着又有土默特旗的贺嗜寿、乌审旗的西协理奇沙金和西官府奇国贤的被杀害。此次哈诺墨拉团长的遇害，正是国民党反动派所采取的一贯毒辣手段。

对于蒙古抗日部队，国民党则采取调离前线和强迫解散的政策。如新三师（原蒙旗独立旅白海风部）千余人由抗日前线调至兰州后方，因此使部队大部瓦解。同时在国民党的极端无理压迫之下，五原驻防的蒙古补充团全部官兵溃散，直属蒙古骑兵营全部缴械逃散，一团骑兵连哗变投敌，一团三营官兵溃散，总计损失二千五百余人，长短枪千五百支，战马千余匹。

特务横行

人常说，伊盟有三多，即（一）电台多，（二）麻将多，（三）谣言多，这都是国民党特务的活动。伊盟最高行政机关名义上是绥境蒙政会，其实只是一个空架子，掌握实权的却是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其一为军事上的参谋系统，由国民党直接选派经过长久训练的军事干部为伊盟保安司令部的参谋长及以下各团队的参谋人员，实际上就是夺取军队的指挥权，他们成为蒙古部队的主宰者；其二是国民党派在蒙旗的党部书记长和干事，都是干练的特务，他们自称代表“蒋委员长”，成为各旗太上皇帝；其三是各旗的协赞专员，他们几是代替王公行使职权，包揽一切，而王公则已几乎等于国民党特务的傀儡。

国民党特务可以任意欺凌和污辱王公，普通平民更无身份地位可言。如在一九三八年九月，有某连副张某某率三四十人到杭锦旗买粮，事毕返防，硬要在沙王府住宿，大骂沙王一顿。沙王无法，派人到召庙给让出空房住才了事。

又在四〇年十月，骑兵连副官到郡王旗见图王，要粮秣，一时没有凑齐，副官便破口大骂，并鞭打图王的大儿子吉公爷，其无理一至于此。

横征暴敛，愈演愈烈

内蒙古大部分地区被国民党军队丢失，影响它的剥削范围缩小，现在集中在伊盟的国民党特务及军队在二万人以上，每年向地方实行暴虐苛榨，强征粮食及马匹。四〇年陈长捷、何文鼎向伊盟七旗强征战马，只杭锦旗就缴了三百匹。四一年驻在桃力民的二十六师向杭锦旗王府征粮五百石、谷草二万斤，杭锦旗无法支付，要求减少，该师遂提出要旗上的二千顷地，每年收入租谷作为该师的粮秣。虽然旗下的收入大部依靠该项土地，但也不能不忍痛交给该师。

由四〇年至四三年中，国民党陈长捷、何文鼎向各旗强征粮食、骆驼、牛羊、大车及驴子等不下二十次。并用武力强征，因而牲畜有一部分被打死，人民被打伤者有百余人，残废者二十余人。勒令蒙民登记所有牲畜，一律烙盖火印，羊驴每十抽三，余下十分之七，户主既不能宰杀，又不准出卖，倘或死亡，还须补足登记的数目。

陈、何强索牧地，最初索五千顷，继则增至二万顷。在前年春天耕种时，凡可耕及人民已耕的土地悉被强占，不论大小伊金霍洛之成陵及其他陵地、召庙哦包等在蒙胞视为禁地者，也勒令仕章加盖印章强占，这使蒙地不复存有尺寸净土了。

在国民党横征暴敛下，据蒙人对郡王旗和杭锦旗的大约估计，

一九四〇年较之一九三六年，牲畜（牛、羊、马、骆驼）的减少约为百分之七十五至八十。

伊盟事变

陈长捷、何文鼎在一九四三年初向沙王提出巨额勒索，如鄂托旗被勒索骆驼五百头，扎萨旗（人）车二百辆，乌审旗骑马三百匹，复又勒限十日，缴粮三万石，并以武力相威胁。沙王当时困窘万分，无计以应，不料在旧历三月（应为二月）二十一日，反动派大兵围攻沙王府，沙王被逼出走。反动派命令廿六师及骑七师等队部大举进兵，炮轰扎乌两旗王府营盘，将沙王几世窖藏金银珠宝抢劫一空，进占各召庙，烧房屋，奸淫妇女，抢走扎萨克旗的全部牲畜，人民流离失所，逼使年近七十的国府委员沙王避难至乌审旗西部。

伊盟事变引起全国各界的震惊和愤怒，各方呼吁调停，国民党反动派才觉情势不利，佯允惩办罪魁陈长捷、何文鼎，并赔偿沙王府损失，用欺骗办法诱沙王返扎萨克旗。迨沙王中计回旗，便立刻调军队和大批特务实行包围，在四四年初又枪杀沙王部下劳赖连长，逼走奇副司令及以下的有抗日意识的二、四、六、八等连长，使沙王处于孤立之境。

谁是蒙古民族的救星

国民党反动派在十八年来对蒙古民族的压迫中，已把它凶狠、阴险和毒辣的面目完全暴露无遗了。但是在近几年来，国民党特务在伊盟及其他屋旗大肆宣传“蒋介石是蒙古民族的救星”，无耻已极。想着国民党内反动派在十八年来对蒙古民族的所作所为，这一种宣传令人气愤难忍。

我们蒙古民族是赞成与拥护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主义的。国民

党在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上确认“中国境内各民族”，并且“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后，要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但十八年来我们蒙古民族所受的待遇是什么呢？蒋介石在所著《中国之命运》一书中，不是公开宣言背叛孙中山先生遗教，宣传法西斯侵略者的民族血统论的糟粕，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吗？这不是他完全违背孙中山先生遗教之倒行逆施的表现吗？

为联合政府奋斗

但在我们蒙古人民看来，我们蒙古人民在毛泽东同志光辉旗帜的指导下，在共产党八路军的帮助下，我们蒙古人民是有光明前途的。在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各解放区，共产党帮助建立了蒙古人民抗日的武装，帮助建立了蒙古人民的地方自治政府，明确规定了给各少数民族以自治自决的权利。我们衷心的拥护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我们蒙古民族要紧紧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为实现联合政府，为争取蒙古民族的自决自治，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建立民族平等的新中国——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联邦国家而奋斗。

一九四五年五月三日

（该文原载于延安《解放日报》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第一版，文中哈诺墨拉即奇金山同志。）

党在伊盟早期的革命斗争

(初稿)

刘占宽

伊克昭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地区，地处黄河的中上游，三面河水环绕。东与山西河曲、偏关和陕西府谷、神木为界；西与宁夏接壤；北靠包头、巴盟；南与长城脚下的陕北三边（靖边、定边、安边）为邻。在民主革命时期，伊盟是联结内蒙古大青山革命根据地，沟通陕甘宁边区和共产国际的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伊克昭盟地区辽阔，人烟稀少，总面积为八万多平方公里，抗日时期，全盟人口大约是三十万左右。各旗（县）多为蒙汉杂居，蒙古族是以畜牧业为主，汉人以农业为主。古往今来，蒙汉各族人民，同舟与共，团结奋斗，共同创造了伊克昭盟的文明历史。

解放前，伊克昭盟的政治制度，是沿袭清朝的封建王公制度，最高行政组织是盟政府，下辖七旗，以世袭王公为最高首领，爵位很多，等级极严，构成上层统治集团。王爷以下又有贵族和平民之分，贵族是辈辈当官，平民是世代当兵。各旗都有武装保安组织，实行的是兵役制，即平时生产，战时应事。

伊克昭盟的科学文化十分落后，解放前，全盟只有一所中学。蒙古族人民信奉喇嘛教，各族人民过着极端愚昧无知的生活。

各帝国主义、清朝政府、北洋军阀，以及后来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向是对伊克昭盟垂涎三尺，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对它的掠夺。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各帝国主义以传教为名，进行文化渗透，“洋教堂”遍布全盟各地；二十世纪以来，蒙古族人民，除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之外，更有历届反动政府推行大汉族主义政策的压迫，造成蒙

汉民族的长期隔阂。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寇加紧对伊克昭盟的入侵活动。他们伪装成边客、喇嘛，潜入蒙地，收罗蒙奸，刺探军情，散布流言蜚语，以便达到其“分而治之”的侵略目的。但是，历史上的各个反动派的阴谋诡计，无一不遭到伊克昭盟蒙汉人民的坚决抵制和反对，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

一、伊盟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

伊克昭盟蒙古民族是民族英雄成吉思汗的子孙，他们不畏强暴，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早在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乌审旗的贫苦牧民丕勒杰、朱勒杰尔嘎拉等人，利用“独贵龙”^①的形式，组织群众，反对该旗王公官吏抢占耕地、向边商立文借债，并将债款摊派给牧民。在“独贵龙”的逼迫下，伊盟盟长和乌审旗王公不得不重申赋税章程。接着，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的鄂托克旗、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的扎萨克旗和一八八五年（光绪十一年）又在鄂托克旗、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又在乌审旗，连续爆发了“独贵龙”运动，反对王公官吏的兵差徭役。一八七九年扎萨克旗的“独贵龙”运动，参加的就有三百多名群众，在伊德木扎布和通那等人领导下，联名控告该旗王公官吏搜刮人民、欺压群众的罪恶，抗拒官差摊派。“独贵龙”运动的兴起，有力地冲击着封建专制主义和各种反动势力的统治，唤起人民群众的觉醒。从此，各地又相继爆发了规模不等的“独贵龙”运动，彼此呼应，不断迭起，著名的是：一九〇〇年，在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下，鄂托克、乌审、扎萨克等旗的蒙古族牧民，又以“独贵龙”的形式和汉族人民一起，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外国教会入侵的斗争；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乌审旗爆发了以抗垦为中心的“独贵龙”运动，著名的牧民领袖乌勒吉吉尔格勒（锡尼喇嘛）毅然投入了这次反封建的斗争行列。他们先后在全盟各地组织了十五个“独贵龙”，约有二千多牧民加入了斗争的行列。在一九

○六年正月十五日，十二个“独贵龙”在海留图庙会集中，宣誓反对赋税徭役，反对私卖土地，并成立了统一的领导机构——局子（即公会）来领导全旗的抗垦斗争。“独贵龙”群众烧毁放地文契，驱逐绥远将军派来的垦务人员，迫使清政府和王公不得不暂时停止放垦该旗土地^②；一九一二年，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锡尼喇嘛团结了七十个安达（盟兄弟）作为核心，在乌审旗组织了十一个“独贵龙”，再次举起了抗垦反王公的大旗。在他的领导下，乌审旗的“独贵龙”群众，杀死了哈屯（王爷之妻）娜仁格日勒，赶走了王爷察克都尔色楞，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特权制度。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影响下，蒙古人民继续运用了“独贵龙”这种斗争形式。一九二五年，锡尼喇嘛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回国后，参加了在张家口举行的、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一九二六年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帮助下，锡尼喇嘛在包头组成内蒙古人民革命军第十二团，并任团长。接着，他带领十二团再次回到乌审旗开展革命斗争。他们在不断粉碎陕北军阀井岳秀和伊盟封建王公的反革命进攻中，在乌审旗发动群众，以武装斗争推翻了封建王公制度，建立了管理全旗政务的人民革命政权机关——公会。人民政权实行了减轻人民各项负担，保障人民利益的各项政策，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他们在斗争中，在乌审旗发展了一百九十二名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和二百多名候补党员，并于十二月十日，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乌审旗党支部。到一九二八年春，全旗组建支部十七个，党员也发展到七百多人。从此，“独贵龙”运动，由自发的群众运动，发展成为有领导的斗争。伊克昭盟乌审旗的这次革命斗争，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在内蒙古牧区规模最大的人民革命运动。

一九二七年七月，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及其封建上展分子，纷纷叛变革命。同年初，陕北军阀井岳秀和伊盟封建王公对乌审旗革

命政权进行了疯狂的军事围剿，锡尼喇嘛领导下的十二团，在乌审旗人民的支持下，奋起反击，先后进行了二十多次较大的战斗，取得了歼敌二百六十多名的较好战果^⑧。

一九二七年八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乌兰巴托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清算了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白云梯等人的右倾罪行，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九月间，白云梯到宁夏，发表所谓“清党宣言”，公开叛变革命，投靠国民党；十月，李裕智、奎璧等率领内蒙古人民革命军骑兵第一、二营，从银川开赴伊盟支援锡尼喇嘛的革命斗争，李裕智在赴伊盟的途中，遭到白云梯的爪牙暴子青杀害。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英雄的蒙古人民的儿子锡尼喇嘛，不幸遭到叛徒的暗杀而壮烈牺牲。从此乌审旗的革命运动，暂归失败^⑨。

二、党在伊盟革命斗争的新发展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一段时间里，全国各地的革命运动，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大围剿。从一九二九年在一九三五年的七年中，伊克昭盟地区虽然还没有大规模的革命活动，但是，在这段时间里，绥蒙党组织、山西雁北地区和陕北地区党组织，派优秀的共产党人进入蒙地活动，却始终投有中断。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农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党在伊盟的革命斗争又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重新开展起来：

（一）《对内蒙古人民宣言》的发表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农红军抵达陕北后的两个月，即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发表了著名的《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进攻面前，蒙古人民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甘受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军阀的宰割，作他们的炮灰而趋灭亡。”另一